

孤独的孩子，
提着易碎的灯笼

短痛 / 著

我们总错以为未来是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其实回忆才是。

孤独的孩子
提着易碎的灯笼

短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的孩子, 提着易碎的灯笼 / 短痛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12

ISBN 978-7-5502-6506-6

I. ①孤… II. ①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2314 号

孤独的孩子, 提着易碎的灯笼

作 者: 短 痛

责任编辑: 王 巍

策 划 人: 严小额

特约编辑: 黄川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9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张: 9.5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6506-6

定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前言

我为什么要写作——快马青春，刀下留人

也许这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好好说话的方式。

童年，因为患有耳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力时好时坏，与人聊天时，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的情况时有发生，发生的次数越多，就越慌张，越自卑，越不愿与人发生对话。但表达与交流的欲望随着年纪的增长愈发强烈，所以更多时候我是一个人捂着耳朵在卧室里与自己聊天，我想，这大概就是生而为本能。

经过治疗，听力好转，但这样自我对话的习惯留了下来。入学以后，我时常在去往学校的路上跟自己聊天。与自己聊天，听起来有些荒唐与神经质，但我猜，这确实是我写作的起点。

我生活里的自我对话，并非是类似于精神分裂的那种分为 AB 两个人格的对话模式。而是自己幻想出一个听众，然后开始一场松散又漫无目的的闲谈。我说，他听。听众的对象可以是平日生活里因羞于表达而难以掏心窝说话的亲人长辈，也可以是关系密切却志向不同的好友，甚至可以是只匆匆打过一个照面的陌生人。

这样私人又荒谬的心理游戏，陪伴了我整个少年时代。

因为这是我当时唯一能与这个世界好好说话的方式。

二

可写作到底是什么呢？

1.

对我而言，写作是茶。

能消化生活中的油腻，能融化记忆里的酸涩，更能解人性的渴。

不同时期的不同写作过程就是不同种类的茶。

有些茶，香而顺口，一饮而尽，神清气爽，提神解乏。

而有些茶，浓而苦涩，要慢慢尝，几口之后，才会明白，苦也值得。

2.

写作是镜。

写作是全身镜，可自恋，也可自省。听起来可有可无，但试想镜子消失了，每个人都无法知道自己的模样与身形，似乎就难以找到自我对照的准确坐标了。

写作是显微镜，是对记忆的一直辨认。在回忆与回忆的延伸里，不经意地拾起一粒腐烂到几乎无法辨认种类的果子，剥下果肉留下种子，把种子埋进故事里，仔细地培养，耐心地观察，直至这个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回头再看一眼这个大树的全貌时才想起某年某月我们也曾在树下谈笑乘凉。

回到一开始，写作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自我梳理、自我探索的过程。

有些作家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治疗。我不确定他人是如何治疗的，反正我是哪儿痛就打哪儿。对我来说，写作就像是一个按摩正骨的盲人师傅，在一片黑暗里，按准痛点，一记下去，反复几次，瘀血散了，错位的关节正了，气也就顺了。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不同的痛点，
二三十岁肆意享受着快马青春，
四五十岁只想喊一句“刀下留人”。

短痛

目录



孤独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 1

列车诗人 / 59

澡堂阿丑 / 69

维生素 / 81

我希望你是温暖的，有人陪伴的 / 91

傻念头 / 105

恋味记 / 119

出轨的男人 / 133

有些怪物 / 147

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 / 165

梦二姑娘 / 185

你好，男朋友！你好，女朋友！ / 205

我一辈子耍流氓，但我不耍你 /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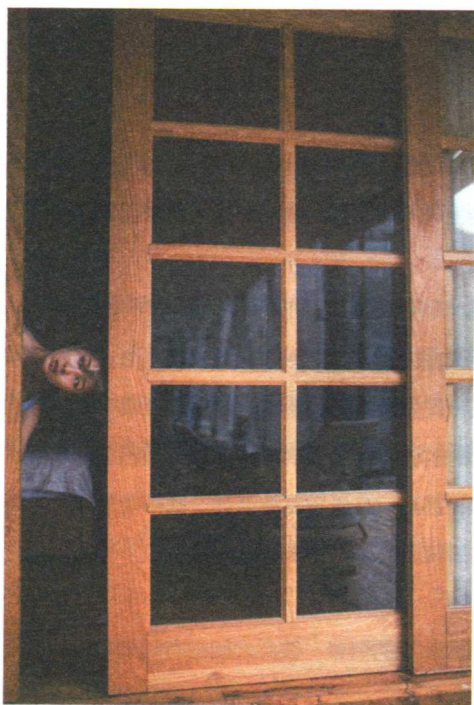
找个什么样的人结婚？ / 239

十一朵玫瑰和一朵百合 / 255

冷男 / 269

年轻的爱，是个善良的哑巴 / 281

孤独的孩子，
提着易碎的灯笼



所谓的长大，只有两种。

一种是模仿大人，尽快获得认同感。

另一种是累了。

而我，

终于累了。

1.

我们总错以为未来是条看不到尽头的路，其实回忆才是。

而活着就是走上了一条不断创造记忆又不断修正记忆最终留下虚假记忆的路。

我猜我的诞生大概就是人类的一个玩笑，我无法正确地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从某种关系里对照出本该属于我的存在坐标，在我还年幼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某种奇异的恐慌感。我害怕父母的笑声与沉默，甚至只是最平常的谈话，我都能从只言片语里找到他们细微表情背后的真实意味。

我也渴望过家人和乐的情景，彼此之间没有隔阂与讥讽，没有期望与失望。但这样的想法在我长大成人以前就破碎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无比害怕家人开门与关门的声响。开门的那一瞬间，钥匙插进钥匙孔的细微动作会导致我整个世界的动荡，内心无法安宁，我知道一顿或沉默或带着讥讽笑声的晚餐又要开始了。那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深渊。当然，这种深渊并不是无底洞，只要我的父亲酒足饭饱，离开餐桌，我的心就会安定下来。我用最快的速度吃完碗里的饭菜，或是趁父亲上厕所或转身回房抽

烟的间隙偷偷把饭菜倒掉，这种行为让我有一种堪比死亡的快感。但其实死亡的快感又是什么呢？对于死亡我一无所知。

关门的瞬间更是异常可怕，关门声响的大小，决定了我这一天的情绪。声音太小，我会觉得父母是冷漠而失望的；声音太大，我会觉得他们关门的动作里跳动着愤怒与蔑视。我的整个童年都是通过关门声音的大小来与我本该最亲密的家人沟通的。

2.

我从来都不会接电话。

我不记得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我无法接听任何电话，而且很少会开启响铃模式，大多数时候我的手机是完全静音的。有时候看见手机屏幕亮了，我的心就开始惶恐不安，就好像自己是欠了千百万的高利贷，无法偿还且性命堪忧的潦倒中年大叔。

通常，我会默默地把手机放在一边，如果是在公共场合我会若无其事地将它放回口袋里。我身边的朋友都熟知我这种近乎病态的习惯。所以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会打电话，有急事会先发几条信息告知需要沟通的内容或所办事项。陌生号码是断然不会接听的。但我偶尔会回拨，我像是一个窃听者一样在电话这一头小心翼翼地发出最浅的呼吸声，等待对方说一声“喂”然后就立刻挂断。那像是一种奇妙的游戏，一种终于鼓起勇气打扰别人的冒险旅程。

没错，对我来说，打扰别人是需要勇气的。

据说，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在外混得风生水起，夜夜

笙歌。很快，我的母亲就成为了全职主妇，每天她与父亲的联系都建立在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回来一起吃晚餐这件小事上，但换来的多数回答都是极其不客气的“你真烦”“不回来”“在谈事”之类的固定答案。久而久之，母亲决定改变策略，电话由我来打，母亲以为，父亲再如何不耐烦也不至于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乱发一通没有缘由的火。因此每日晚餐前的问候电话变成了我每天放学后的硬任务。虽然偶尔还是会听到父亲在电话另一头说“我就在家门口啦，快开门啊傻小子”这样充斥着幸福感的回答。但大多数时候我在听筒里接收到的是“你们先吃，晚点儿回来”的冷淡语气。

在那段时间里，我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似乎站到了同一战线，成为了祈祷父亲大人早些回家的同盟军，但那样的关系只出现了短暂的一阵子，可害怕电话声、拒绝接听电话这种怪异的行为却成了我一辈子的习惯，或者用“条件反射”来形容更加准确。

3.

五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电视台面试。当时电视台正在招收一批要在电视里唱歌、跳舞、做游戏的儿童。母亲显然对自己的基因很有信心，于是连哄带骗地把我送进了面试的房间。电视台的编导和一些工作人员开始上下打量我。不一会儿，我就被工作人员带进了更隐蔽的房间，并且与母亲隔离。编导告诉母亲，需要看看孩子在脱离父母后的表现，若无异常，就可以通过面试。

几个男男女女，看了看我，又问了我几个类似于测试智商的问题：“你几岁？”“是哪里人？”“家里总共几个人？”我一律带着礼貌性的微笑回答。之后，其他人都出去了，只留下了一个中年男人继续面试我。他拿起烟盒，摸出一根纸烟，正要点上，看了看我，又无奈地收了起来。

“你会什么特别的才艺吗？”他问。

“诗歌。”我胸有成竹地答道。

他露出虚伪的好奇表情，我能感觉到那表情的背后是深深的轻蔑与讥笑。

“那你开始背诗吧。”

“叔叔，我不背，我只会表演诗歌。”

显然，我这句话让他颇感意外。

“表演？那就表演吧！”他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丝真正的好奇，但尾音里仍旧夹杂了低沉的讥笑。

我对他摆了摆手，然后就走出了那个令我不适的房间。

“等等，你给我回来，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我表演完了。”

“你表演的这算什么啊？！”

“《再别康桥》啊！”

“什么？”

“你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挥了衣袖了，然后也没带走云彩，最后我就走了。”我一边说，一边比画着。

那中年男子捧腹大笑。我的效果达到了。我并不想获得进入电视台表演的机会，因为每每在电视机里看见那些脸颊通红，扭扭捏捏，又故作沉稳老练的儿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那绝不是我要的！那也绝不是我能做出来的！我只想逗乐大人，只想用我的巧思扮演一种笨拙，用这种廉价的可笑博得大人的松懈状态。我知道在我这短暂的一生里，这种行为将会被复制

无数次，也正是因为这种廉价的能力，才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完我的路。

面试结束后，那中年男子在我母亲面前礼貌性地夸了我几句。而我则继续保持孩子该有的微笑，腼腆而天真。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成熟老练、狡猾机智都容易模仿，但腼腆和天真的状态最难拿捏，稍有疏忽就会被人一眼看破。

母亲满意地看了看我，摸了摸我的脑袋。我知道，今晚我又可以吃零食了。但其实，我最讨厌的就是零食。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类似于诱饵的食物，就好像我是一条等待上钩的鱼，一只快要跳上老鼠夹的老鼠，甚至是动物园里的狗熊，我不喜欢这种奇怪的论功行赏。当然十岁以后，这种诱饵从零食换成了零用钱。我深知钱与食物的巨大差别，不过那都是后话了。